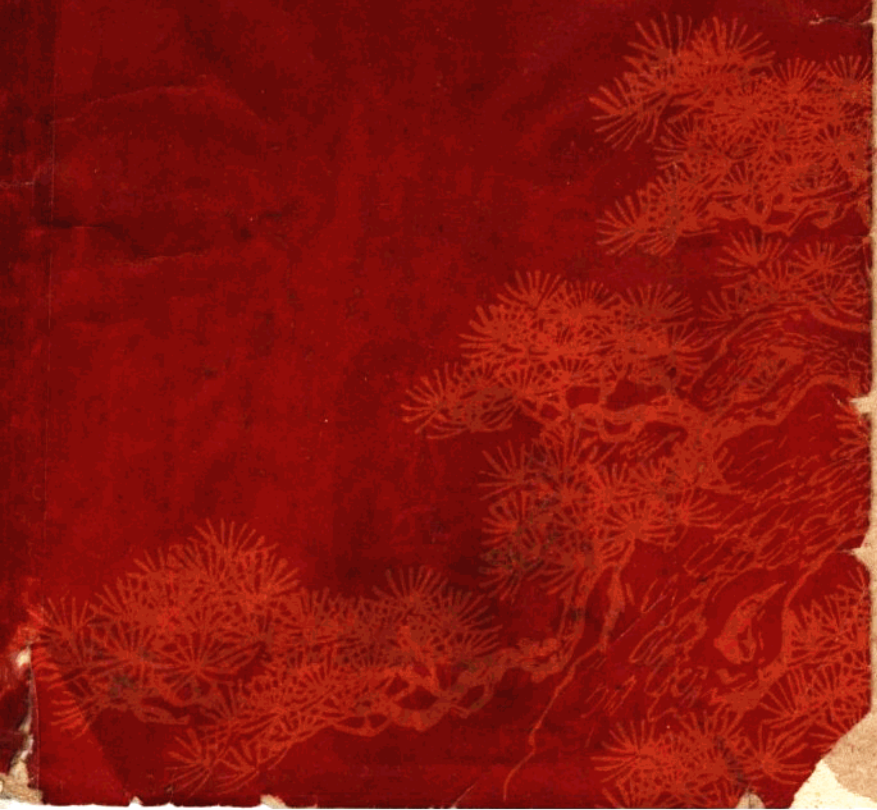


革命故事



目 录

跟随毛主席长征	陈昌奉 (1)
“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”	陈士梁 (9)
一根灯芯	朱良才 (14)
毛主席在延安的生活片断	王 永 (16)
胸中自有雄兵百万	閻长林 (21)
刘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	周 文 (71)
在刘少奇同志身边	張明鱼 (84)
官家岩	龙飞虎 (90)
针锋相对坚持斗争	熊逸珩 (95)
长征路上的朱德同志	張墨揚 (101)
这里没有首长	袁 木 (109)
共产党人的坚强性格	陳琮英 (111)
* * *	
“我們都是紅軍”	王 彥 (119)
“六月雪”	田国浩 (124)

收容队	肖新书 (127)
两个山药蛋	皮定钧 (130)
一次支委会	钱治安 (137)
四根针	杨天贵 (141)
鼓皮	赵洪进 (143)
忆南泥湾	金忠藩 (146)
黄豆的故事	寇玉琨 (150)
一个苹果	张计法 (153)

跟随毛主席长征

陈 昌 奉

一九三五年五月初的一个夜晚，中央机关到达了金沙江边。这是我们突破乌江后遇到的第一条大江，水急浪大，凶龙般地翻腾着。我们船只很少，大家很着急。毛主席更是忙碌，他在和各军团的负责同志研究如何渡江。

那时候我当毛主席的警卫员，天快拂晓，我跟主席登上船渡过了金沙江。一下船，他又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研究问题去了。我去给他找房子，安排住处。

江边是光秃秃的石山，没有什么房屋，只有四、五个不象样的洞子。洞子里湿得很，没有木板，就连稻草也找不到。我只好在潮湿的地下铺上一块油布，放上毯子，算是给主席搭好了铺。心里真希望主席早些回来休息，因为他这几天太累了。

过去一到宿营地，搭好了铺，我就和秘书黄有凤同志把主席的文件、地图等办公用具都拿出来，摆在临时搭起的办公桌上。可今天，一来没有办公桌，二来黄有凤同志还没有过江，怎么办公呢？我拿出地图往墙上挂，这洞子是沙土的，根本挂不上。没有桌子，办公用具也无处摆。这时，过江已有两顿饭的工夫，主席也许快从刘总参谋长那里回来了，我连水还没有烧好呢！他累了一夜，回来一口水也喝不

上，那怎么行呢！我就没管办公用品摆开没有，找地方烧水去了。

天亮以后，主席回来了，派人去叫我。我一进洞口，看见主席站在洞子中间沉思。我说：“主席回来了。”主席答应了一声，接着问我：“都弄好了吧！”我指着地下的铺说：“好了！这地方连木板也没有，铺只好搭在地下了。请您先休息一会，水马上就开了。”说完，我拔腿就想出去继续烧水。还没有走出洞口，主席就把我叫住了：“办公的地方呢？”我随口答道：“黄秘书还没来到，这里连张小桌子也找不到。您，您先喝点水吧！”主席象是没有听见我的话，向前迈了一步，用严肃的，但又是温和的语调说：“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，吃饭喝水都是小事。江那边还有我们两三万同志在等着哪！这是几万同志的性命呀！”我只是呆呆地站在主席的面前，心里怦怦直跳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主席又向前走了几步，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先去找块木板架起来也行！”我这才恍然大悟，飞也似地跑出了洞口。

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堵洞口的小木板，忙搬进了主席办公的洞子。主席亲自动手和我把它架了起来，摆上了办公用具。摆好办公用具，我突然想到烧的水一定开了，便想去取来。我刚想迈步，就听见主席叫道：“陈昌奉！”我说：“有！”

“你过来。”我走过去，站在刚架起来的“桌子”对面。主席说：“我今天要处分你呢！”虽然主席的声音还是那样温和，双目还是那样慈爱，但我的心里却顿时紧张起来。这种紧张，是因失职而造成的自疚。我不知该怎么办，只是双手揉搓着衣角，呆呆地望着主席。主席接着说：“我罚你一天不睡觉，坐在这里和我一起工作。”我听了傻笑了一声说：

“好吧！”就在对面坐下来。主席的办公“桌”上摆满了文件、电报，电话铃也不断地响起来。我看主席忙的一点空也没有，心里很难过，眼圈也湿起来。心想，如果我早一点找到这块木板，也许不致使他忙得这样。

我有个爱睡觉的老毛病，平时主席工作的时候，我总好坐在一旁打盹，我也知道主席说罚我不睡觉，是一句笑话；但今天一看主席精神百倍地工作，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了。我发现主席不时地用眼瞅我，并微微发笑，我更不知如何才好。后来我出去打来开水，给他凉了一杯，才又坐下来。过了有两顿饭的工夫，主席站起来对我说：“你跟我这么多年了，难道还不知道工作的重要。以后每到一个地方，最重要的是把办公的地方搞好。然后如果有空才是吃饭、休息。记住，无论现在和将来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工作。”他停了一下，走近我，用手抚摸着我的头，轻轻地说：“好了，快去睡觉吧，两个眼皮都打仗了。”听了这话，我更不愿动了。主席又说：“快睡去吧！”这时候，我原来含在眼眶里的泪水，一下子全流了出来。但我知道这泪并不是因为我受了主席的批评才流出来的。当时只觉得象在家里作错了事，父母不责难我，反而说：“好了，以后记住，玩去吧！”一样，心里翻腾的厉害。不知是高兴，还是难过。

我躺在离主席不远的地铺上，很久没有睡着，跟毛主席几年来的生活一幕幕在我脑海中闪过。

那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底，我由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部，调到中国革命前敌委员会，给毛主席当勤务员。那时候我们还称他为主席，而是称他毛委员。

主席的行装很简单：两床半毛半线的毯子，一条洋布被

单，两套和我们战士一样的灰军服，一件银灰色的毛衣。还有一把已经破了又缝起来的破雨伞，一个吃饭用的缸子，和一个灰色的九个口袋的公文包。主席用的地图、文件、书籍把这个公文包装的满满的。每当行军作战，他背着公文包拿着雨伞，我就背着其余的东西。到了宿营地，找两块木板对起来，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，用衣服打成枕头，这便是他的卧铺。

主席晚上很少睡觉。吃过晚饭就点上小灯，打开那个九个口袋的公文包，拿出地图、文件、纸、笔就开始工作。主席看书、写字，我就在旁边坐着。我那时年龄小，不能熬夜，不一会便伏在他身边睡着了。每到半夜，主席就轻轻地把我叫醒，说：“搞点水来吧！”我这才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。打来了水因为没有脸盆，主席便用毛巾在桶里沾着擦擦脸，有时还擦擦澡提提精神。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。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“三层饭”——最底下一层是米饭，中间是一点菜，顶上一层又是饭——去热一热给他吃。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，主席就叫我用纸盖起来，留着下顿再吃。从来不准我随便倒掉。吃了饭，他又看书或写文件。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间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了。他当选为共和国主席，但他那时吃饭还是只用一个缸子，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，我们打开了福建的长汀才搞到一个三层的搪磁饭盒。

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，在家念不起书，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字也不识。那时红军每到一处都要贴标语，主席就利用行军的空隙指着标语教我认字。我的名字还是主席亲手教给

我写的。

電話的鈴聲，把我從回憶中拉了回來，抬頭一看，主席還在工作。……

渡過金沙江，通過了彝族區，紅軍的鐵流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搶渡過大渡河，到達了花嶺坪。這天我們要从花嶺坪出發去水子地，據說要走一天才能到達。

早上從花嶺坪出發，主席有事沒趕上中央直屬隊的隊伍，就和衛生部的隊伍一塊前進了。這次跟着主席的還有我們警衛班的班長胡長保。我們一行走到了一個山間，三架敵機瘋狂地向我們沖來，扔下來的几顆炸彈正落在我們身旁。大家一齊往主席身邊擁去，心裡緊張的很，只怕他出了什麼危險。我站起來一看主席蹲在一個剛才負傷的同志身旁。過去一看，負傷的原來是我們的班長胡長保同志。他躺在地上，雙手緊緊地捂着肚子，一聲也不響。主席蹲在他身邊，一邊用手撫摸着他的頭，一邊對衛生員鍾福昌同志說：“快，給他上點藥。”胡長保同志向主席擺了擺手說：“主席，我不行了，你們繼續前進吧！”他說話非常吃力，象有什麼東西堵住了喉嚨似的。原來那張紅潤的臉，竟變得象黃紙一樣。主席坐了下來，讓胡長保的頭枕在他的臂上，輕輕地說：“胡長保同志，你不要緊，堅持一下，我們把你抬到水子地，找醫生治療一下就會好的。”胡長保的頭在主席的懷裡轉動了一下，着急地對主席說：“主席，我不能讓您抬着我走，我不行了，血全流在肚子裡了。我沒有什麼牽挂的，我犧牲了之後，如果有可能請您轉告我的父母，他們住在江西吉安。只可惜我不能跟您一起去看一看我們的新根據地。”說罷又轉過臉來對我說：“陳昌奉同志，你要好好地

保护主席和中央首长。”他說話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几个字竟至听不清楚，只看見嘴唇在微微顫动。最后他用了最大的力气抬起头来，对主席和我說：“祝革命胜利！”便合上了双眼。我急促地喊着：“班长！班长！”但他已經再也不能答应了。主席慢慢地从他的脖子底下抽出手，緩慢地站起来，对我說：“夹被！”我順手将挂在身上的一床夹被遞給了他，主席将夹被打开，亲手盖在了胡长保同志的身上。

天，一絲风也沒有，山上的乱草一动也不动，它們也象我們一样在向这位烈士致哀。

九月中旬的一个傍晚，长征队伍到达了离腊子口很近的一个村庄。我给主席搭好了鋪，准备請他来休息一下。但到另一个屋里一看，桌上布满了地图，主席正和林彪、聂荣臻、罗瑞卿、刘亚楼等首长在談話。听說腊子口是甘肅、四川兩省“天險門戶”，也是我們到陝北路上的重要的一关，我想主席一定在和这些首长研究打腊子口的问题，因此沒吭声就退了出來。

果然，第二天拂曉，我們就打下了腊子口。九月下旬，我們又通过了渭水封鎖綫，繼續向六盘山前进。

六盘山是隴山山脉的支峯，也是我們到达陝北的最后一个高山。翻越六盘山那天，出发的时候，天空就布满了黑云。走了不一会，疾风一陣紧似一陣，雨也忽啦啦地下起来。当我们来到六盘山下，主席全身都被淋湿了。

六盘山和我們以前走过的雪山相比，虽然不是最大的，但一上一下也有六十里地，剛上山还有点树扶着，快到山顶时树也沒有了，只有一些快要枯死的小草。行走起来更加艰难。

从过了夹金山我就发疟疾。前几天不知怎么腿又忽然肿了起来，这两天虽然消了肿，但身体还很虚弱，当我快要到达六盘山顶的时候，只觉得头昏眼花，一步也挪不动了。主席见我这样，就问我是怎么的。我说：“主席，这座山恐怕我过不去了。”说着便一头栽倒在地上。主席把我扶起来，以为我又犯了疟疾，便叫警卫员曾先基同志把卫生员鍾福昌同志找来，拿药给我吃。其实我并不是犯了疟疾，只是长时间的行军把身体搞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我要主席先走，我休息一会就走。主席见我这样，便说：“陈昌奉，这里空气稀薄，又在下雨，你不能在这里休息，无论如何要坚持翻过这座山。”说着便要 and 曾先基同志架着我走。我见主席对我这样关心，也想快走，谁知浑身颤抖个不停，一步也迈不开。主席又问我：“你是不是冷呀？”我说：“冷，全身直哆嗦，骨头缝里也发凉。”主席看了看我说：“来，你把我的皮大衣穿上，再喝上一点热水，暖和暖和就好了。”说着就脱大衣。我一把抓住了主席的手说：“不，我不穿，我能走。”我知道，主席要是脱下大衣，身上就只剩下在遵义做的一条灰夹裤和一件灰军装上衣了，而且昨天晚上他还忙到很晚没有睡觉。我坚持不穿，挣扎着想走，但终因我身体太弱，刚一迈步又昏倒在地上。当我醒来睁眼一看，曾先基同志端着一碗水在我面前。我身上已经穿上了主席的皮大衣。主席站在旁边，秋风吹动着他那单薄的灰色军装。一股奇异的力量使我忽地一下站了起来，呆呆地望着主席，他那慈爱的双眼显得更加可亲。主席对我说：“好些了吗？”我说：“好了！走吧！”主席说：“好样的！这才是红军的战士！走！”

傍晚的时候，我們走下了六盘山，宿营在一个小村子里。我躺在鋪上想：如果沒有主席的关怀，我今天一定要牺牲在六盘山上了。想着想着泪水又涌出了眼眶。

翻过了六盘山，便进入了甘肃回族区。离陕北越来越近了。

一天，我們从甘肃环县出发，走了几十里路，剛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，便遇上了刘志丹同志派来給主席送信的人。主席看过信，站在山頂上，向正在休息的部队大声喊道：“同志們！我們就要到达陕北苏区了！我們的紅二十五軍和紅二十六軍派人来接我們了！……”主席的話還沒說完，山坡上立刻欢騰起来。同志們高兴地笑着、跳着、互相擁抱着、欢呼着，有些同志甚至激动得大哭起来。

不几天，我們便胜利地到达了陕北苏区，与陕北的紅十五軍团胜利会合了。

（原載“星火燎原”第三集）

“三大紀律，八項注意”

陈 士 渠

秋收起义以后，毛澤东同志帶領我們向井岡山进军。那时候，因为战斗連遭失利，又沒有根据地立足，部队不得不冒着暑热、拖着伤员病号連續行軍。虽然革命的意志非常坚定，但消沉情緒，加上极度的疲累，士气十分低落。那真是最困难的时期，整个革命形势处在低潮，需要我們这支弱小的、并且受着失败情緒严重侵襲的部队，繼續把革命火炬点燃下去，那要經過一番多么艰苦的工作啊！

就在这时期，毛澤东同志除了从組織上进行三灣改編，建立党的組織，強調党对軍队的絕對領導外，并且提出了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务，那就是要部队担負武装宣傳队的任务，向羣众宣傳我們是代表工农大众利益，反抗統治階級的革命軍队，是一支与旧式軍队截然不同的工农革命軍队。如果不让老百姓了解我們，不显示我們軍队的特点，使他們感到与旧軍队有截然的区别，我們便无法接近羣众、发动羣众；沒有羣众我們也就无法存在。当时我們的旗号，虽然已經改为工农革命軍，打的是五角星加鐮刀斧头的紅旗，但部队的服装外表样式，与旧軍队沒有甚么显然的区别。旧軍队給老百姓最深刻的印象，是抓伏、派差給他們挑东西，拿东西不給錢，动不动打人、罵人。老百姓見到“丘八”就要“跑反”

到山上去，這說明羣衆對軍隊是非常痛恨和害怕的。我們是工農革命的軍隊，但由於新改編過來，沒有進行政治教育，覺悟程度不高，處在那樣的境況中，侵犯羣衆利益的事情，還是時有發生。每到一處，老百姓往往是十室九空，除留有少數老年人以外，很難見到青壯年人。為了宣揚我們革命的主張和宗旨，必須向羣衆進行廣泛的宣傳，爭取羣衆回家。但光憑出布告和口頭宣傳是不夠的，老百姓總是似信非信，怕我們騙他，因為他們總以為天下的軍隊，大概都是一樣的，都是壓迫人民的。

毛澤東同志根據羣衆的反映，每天都和部隊講話，沿途也寫大字標語，要求大家說話和氣，買賣公平，不拉伕，請來伕子要給錢，不打人、不罵人……。經他經常諄諄告誡，情況有些好轉。可是環境困難，戰士們肚子餓了，拿老百姓一個紅薯，一個雞蛋的事還很多。階級路線也不分明，向地主土豪籌款，大家亂拿一陣，有的還拿到貧農和小商人頭上去，特別是有一部分同志非常散漫，不聽指揮，亂說亂動，侵犯羣衆利益。那時黨員的水平不高，也无法說服和制止這種行為。這些日子，毛澤東同志常常雜在戰士隊伍中間行軍，一邊走，一邊和戰士們聊天，了解情況，並且給他們講些必須依靠羣衆的道理。

部隊沿湘贛邊向南行動（記不得是甚麼日期了），路經大汾，遭到敵人的伏擊，擔任前衛的三營被隔斷，繼續南去；一營和團直屬部隊集合起來，決定上井岡山同王佐部隊會合。當晚，就在金竹山下山溝里的一個小村子宿營。

第二天早晨，部隊在村邊大路边集合。天氣很好，衬着早霞，層疊的山峯，密密的樹林、竹林，顯得分外壯麗清

秀。我們知道这里就是井岡山的边沿，今天就要進山了。当时心里說不出有種甚么味道：一方面，感覺我們原來人數就不多，加上三營被隔斷，顯得人數更少了，有些孤獨之感；另一方面，看样子只有上井岡山了，能得个地方休息休息，感到高兴。这时候，毛委員走到部队前面，站在路边石坎上开始講話。乱哄哄的三、四百人，頓時肅靜下来。毛委員首先給我們介紹了身边一个穿便衣的人，他是王佐派来的代表，欢迎我們上山的。

接着，毛委員簡略地介紹了井岡山的情况，又說：“今天，我們就要上井岡山，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羣众搞好关系，要和王佐的部队搞好关系，做好羣众工作。沒有羣众的支持，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。”于是，他正式宣布了三項紀律：第一，行动听指揮；第二，筹款要归公；第三，不拿老百姓一个紅薯。为什么要規定三項紀律，他又进行了解釋。这一宣布，給我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，到現在还銘刻在我的脑子里。因为我前几天，曾經在休息的时候，到老百姓地里拾过一个露在地面的紅薯。毛委員这一宣布和解釋，我才明确地認識到这是犯紀律的行为。

一九二八年初，我們从茶陵撤回井岡山，不到一个月的光景，部队又进到遂川城过旧历年。这期间，毛委員又宣布了城市政策。在这以前，我們曾犯过一些錯誤，把商人、小販的貨物也沒收了，甚至連藥鋪里称藥的戥秤也拿上了井岡山。毛澤东同志发觉这些情况后，立刻作了糾正。他指出：我們反对封建剝削，只能沒收地主的财产，保护工商业利益，如地主兼商人，就只能沒收封建剝削的部分；商业部分，連一个紅枣也不能动。如果有些特別坏的土豪必須沒收

他的商店的話，就一定要出布告，宣布他的罪狀；沒收地主的財產也要出布告，宣布他的封建剝削罪狀。沒收來的財物、糧食，盡量召集羣眾大會，散發給羣眾，以提高羣眾階級覺悟，敢于組織起來同封建勢力作堅決的鬥爭。除了訂出了這項城市政策外，毛澤東同志還不斷地找羣眾談話，進行調查研究，然後將羣眾對部队的反映，歸納起來。

沒過幾天，毛委員就在遂川城里把部队集合起來，宣布了六項注意：一、說話要和氣；二、買賣要公平；三、借東西要還；四、損壞東西要賠；五、捆臥草；六、上門板。他特別解釋說：“損壞老百姓的東西，一定要賠償。雖說打破了舊缸賠新缸，‘新缸不如舊缸光’，但是賠總比不賠好。”他提出問題合情合理，簡明扼要，大家很容易接受，並且也容易做好。當我們把毛委員提出的要求貫徹到行動中去以後，羣眾的某些不滿情緒，也就隨之消失了。過去部队一到，羣眾便逃之夭夭；經過我們廣泛宣傳和實際行動証實以後，羣眾再看到我們，不僅不跑，還主動幫助我們調查土豪地主壞分子，配合我們開展工作。從此，便完全改變了我軍同羣眾的關係的面貌。

一九二九年春，紅四軍離開井冈山，向贛南閩西進軍，開辟革命根據地。在萬分艱苦的战斗生活里，毛澤東同志手訂的“三大紀律、六項注意”，大家一直嚴格地遵守着。後來，部队經過贛粵邊三南地區（龍南、定南、虔南）向廣東東江地區發展。這些地方風氣比較閉塞，封建統治勢力很強。我們來到這裡，沒有調查了解，還是按照過去的习惯，到野外大便，隨便在溝里、村邊洗澡，結果引起羣眾的嚴重不滿。

毛澤東同志在羣眾中了解到這些反映後，立刻把六項注

意改为八項注意，并且迅即向部队宣布。添上的兩項是：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廁所，以后又改为：“院子打扫干淨”“挖卫生坑（廁所）”。因为羣众对我们最有意見的主要是这两个問題，当我们一糾正过来，羣众便立刻和我们接近了。

自一九二九年以后，战斗更加頻繁，胜利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个大于一个，大量歼灭了敌人，俘虏增多了。毛澤东同志便提出了俘虏政策：不准搜俘虏的腰包、不虐待俘虏、釋放俘虏，和进出要做宣傳工作。将八項注意，增添为十項注意。最后，又将洗澡避女人、大便找廁所兩項刪掉，又变为八項注意。从此，項目便固定下来，只是在新情况下，不断地在內容上进行了修改，例如将“筹款要归公”，改为“繳获要归公”；“不拿老百姓一个紅薯”，改为“不拿一个鸡蛋”，到陕北后又改为“不拿羣众一針一綫”，即不拿羣众象針那样小，象綫那样細的細小的东西，等等。

三十年来，“三大紀律，八項注意”一直是我們军队行动的指針。“三大紀律，八項注意”制定的过程，也体现出毛澤东同志领导工作的方法：适应某个时期、某个地区、某个工作任务、斗争形势、羣众的习惯和要求，而提出非常明确、通俗易懂、看来很平常但政治意义却很重大的几条，作为羣众行动的指針，因而可以很快地为羣众所領会、所掌握，贯彻执行，这样，比长篇大道理起作用快得多，好得多。这些领导工作的方法，是很值得我们来認真学习的。

（原載“星火燎原”第一卷第一集）

一根灯芯

朱 夏 才

在井冈山上，由于敌人的封锁，服装弹药、粮米油盐都很困难。就拿油来说吧，煮菜要用油，点灯要用油……可是敌人封锁得紧，油进不了山；山上只出产点茶油，也很少很少；偶然，下山活动的部队打土豪搞了点油，就成了宝贝了。

记得上山后不久，毛泽东同志亲自向全军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。规定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：各连（直至营和团以上机关）办公时用一盏灯，可点三根灯芯；在不办公时，即应将灯熄掉。连部要留一盏灯，作带班、查哨等用，但只准有一根灯芯。

此后，在井冈山上，全军都严格地执行了这个规定：一到夜间，熄灯号“的的噠噠”一响，战士们就都吹熄了灯，只有连部的一盏灯，有一根灯芯在亮着。

开始，我们一时还弄不懂：毛委员有那么多大事要考虑、计划，这么一根灯芯的小事他为啥还要亲自作规定？后来才明白，这不是小事，——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怎样精打细算、省吃俭用，以保证全体人员有油吃，又使这有限的物资用得时间更长一些，能度过困难，这是个好大的问题哩。

毛泽东同志最会区别什么是大事、什么是小事，也最善